

夏雨敲窗

●张宏宇

夏天的雨是热烈的,说来就来。

最爱听夏天的雨声,雨丝在窗玻璃上跳着舞步,敲打窗边,有着一种美妙的节奏,一阵阵夏雨便是一首首动听的音乐。夏雨来得痛快淋漓,无拘无束,雨水落在身上,像融进了肌肤里,清爽舒润。雨点落在窗边,绽放成一朵朵透明的花,盛开着夏的心事。夏雨诉说着心愿,把清凉融入人间。夏雨敲窗,满室清幽,敲醒了寂寞的心港,带给我们意外的惊喜。

夏天的雨时急时缓,夹杂着鸟儿声声脆啼,奏响着一曲夏的乐章。夏雨敲窗,少了尘世的渲染,有了一种生活的情趣,自然随性,缓缓流进心底。那清新的雨飘落在眼前,朦胧且迷幻,远处的山村像一幅水墨画,露出了鲜亮澄澈的底色。夏雨敲窗,梳理着夏梦,敲响了夏的序曲。

唐代诗人施肩吾有一首七绝诗云:“僧舍清凉竹树新,初经一雨洗诸尘。微风忽起吹莲叶,青玉盘中泻水银。”窗户打开,凉爽的风拂面,雨水洗净了空气,莲叶上滚动的珠滴折射出夏的韵味。听雨诉说心曲,隐隐的,有轻幽的歌声从窗前穿过,看雨后的清新光亮,流连在这天光水色的画面里,抖落尘封记忆里的故事,任流逝的时光呢喃细语。夏雨轻敲我的窗,飘落了如烟的思绪,溢出满池荷花的馨香,雨过天晴,会有一道七彩的虹挂在窗前。

夏天的雨,豪爽有力,强劲的节奏打在身上,将所有的燥热郁闷一扫而光,赶走了一切懈怠迟滞,那语重心长的交流倾诉,让人感到胸臆酣畅。风打纱帘雨拍窗,夏雨中多了一份清凉。伫立在窗前,任雨帘刷新我烦躁不安的心情,暑气消去,渐明渐清。夏天的雨,是一幅流动的画,打开窗,置身其间,神清气爽。夏雨敲窗,静听夏声,卷起一串串的雨滴,把梦魇收藏。

宋代诗人赵师秀的《约客》云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闭上眼睛,一幅悠闲自适的景象便呈现在眼前,窗外一片蛙声连着一阵雨声,屋里青灯如豆,诗人待客不至,却没有丝毫的急躁之情,因为他知道朋友一定不会错过这夜雨对弈之趣。夏雨不断,雨点敲窗,左盼右望,手里的黑白棋子在棋盘上轻轻敲打,急骤的敲窗声,轻点的棋子声,将窗前的灯花震落了。诗意的中夏雨,有了入画的想象和意境。我常常会在夏雨中思考,让思想在雨中纷飞,心灵便会得到一份安逸和闲适。

夏雨敲窗,恍若一梦,这个夏天在雨声中有了旋律,奏响了灵动的音符。夏雨敲窗,驱散了闷热和烦躁,让我有了更多的呼吸,夏在心灵的窗口有了萌动,产生了共鸣。夏雨敲窗,静静地聆听,夏天开始变得美丽浪漫起来。



图片来源:IC photo

柳笛声声忆当年

●李元岁

每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都要送小外孙一样礼物,或是他喜爱的食物,或是学习用品,或是玩具,有时干脆就发个红包。今年送什么呢?琢磨来琢磨去,心里有了数,便领小外孙出了门。

来到街头小公园。微微夏风吹来,天清气爽,空气里弥漫着花香,沁人心脾。在一棵垂柳前驻足,折一嫩枝在手,翻腾出儿时记忆,按照该有的程序,将一截嫩枝修理好,再搓搓、揉揉、转转、捏捏、拧拧,树皮与枝干脱落了开来;再用事先准备好的铅笔刀将一头削薄——一个物件就制作成功了。将削薄了的那头用嘴吹,便会发出动听的声响,在小公园里悠扬回荡。

我跟小外孙说:“这个小玩意儿就是姥爷今年送你的‘六一’礼物。”

小外孙怔怔地看着我说:“这不就是个柳笛嘛?”

我说:“是,是柳笛。不过,柳笛是大名,它还有个‘小名’哩。”

小外孙问:“小名叫什么?”

我说:“小名叫‘蜜蜜’。”

“蜜蜜?”小外孙显得有些不解,问:“为什么要叫‘蜜蜜’呢?”

“姥爷也不晓得为什么叫‘蜜蜜’,姥爷打小就一直管它这么叫。”我又说,“姥爷感觉叫它的小名‘蜜蜜’比叫它的大名柳笛显得亲切,就好像姥爷不怎么唤你的大名而经常唤你的小名毛猴一样……”

小外孙点点头,似乎听明白了。

我把“蜜蜜”给小外孙,让他吹。小外孙把“蜜蜜”放进嘴里,鼓起腮帮子铆足了劲儿吹,却不出声。我再教他要领,“蜜蜜”被小外孙吹响了。

柳笛声声,这声声柳笛让我想到了李白的诗句:“谁家玉笛暗飞声,散入春风满洛城。此夜曲中闻折柳,何人不起故园情。”由李白的诗

又想到了故乡,又由故乡想到了自己的童年。于是,我给小外孙讲起了我的童年。

我说:“姥爷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每年的这个季节,就自制‘蜜蜜’来吹。”

小外孙的心思大概还在礼物上,问我:“姥爷,你小时候过‘六一’,你的姥爷送你礼物吗?”

我说:“一般不送,有时候也送。”

小外孙问:“送什么呢?”

我说:“送‘蜜蜜’,制作‘蜜蜜’就是跟我的姥爷学来的。”

小外孙又问:“你的姥爷给你发红包吗?”

我摇摇头说:“那时还没有手机,不像你们现在,老想着玩手机……”

小外孙说:“没手机,那包一个给你也可以呀!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见我不吱声,小外孙又说:“你们小时候没手机玩,那玩什么呢?”

我说:“姥爷小时候玩的可多呢,下河摸鱼、上树掏鸟窝、滚铁环、弹珠珠、凿杏核、跳方子、抽陀螺、抛石子、老鹰抓小鸡、石头剪刀布……”我说出一大堆小时候在老家农村玩过的把戏。

不料生长在城市里的小外孙朝我伸出大拇指说:“姥爷,你小时候,爽!”

我说:“姥爷爽吗?”

小外孙说:“姥爷,倍儿爽!”

我给小外孙“蜜蜜”说:“再给姥爷吹一个吧!”

小外孙吹过,我又接过来吹。

柳笛声声,这声声柳笛仿佛让我又回到了再也回不去的童年!

小外孙突然说:“姥爷,你带我再去那家汉堡店吃汉堡吧!”

看着活泼可爱、天真无邪的小外孙,我想笑,却又笑不出来……

种下光芒 岁月生香

●赵自力

我在农村长大,从小就跟着父母劳动,农忙时节莫过于芒种。

五月的风,带着夏的热情,尽情地吹拂着,把麦田染成了好看的金黄色。布谷鸟从农民们头顶飞过,不停地叫着“阿公阿婆,割麦插禾”。这时,芒种就到了,一个一边收割一边播种的时令来了。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这里的五月,指的是农历五月份。每到这个季节,要抢着割麦割油菜,然后又要抢着插秧,因此父辈们又把这个时候称为“双抢”。“芒种火烧天,夏至雨涟涟。”芒种前后,气温陡升,晴朗的日子里,农民们纷纷来到田地里,挥舞着镰刀,大片的麦株应声倒下,排成了一字形。晒干的油菜秆被平铺在大块油布上,人们踩上几脚,用力揉揉,油布上就铺上了一层厚厚的、黑黑的油菜籽。我们管这叫“揉菜籽”,活儿不重,天气却热,常常看见人们热得通红的脸上带着微笑。

把油菜籽挑回家,来不及歇歇,又要忙着打

麦子。夜晚的打麦场灯光如昼,机器轰鸣。麦秸秆打碎后,柔软喧腾,空气中涌动着好闻的淡淡青草香气。场里是不让小孩进的,于是场边的麦垛就成了我们的乐园。我们翻跟头、捉迷藏,跳啊笑啊,玩到夜深还不肯回去。来寻孩子的家长,往往是在麦垛里扯出自己孩子的,同时也扯出了一串串笑声。孩子的嬉闹声和机器的轰鸣声,在乡下的夜空中久久回荡。那些油菜秸秆和麦秸秆,父母总是舍不得丢掉,晒干后就捆回家当柴烧。

“芒种芒种,忙种忙种。”时令不饶人,麦子割完必须抓紧时间抢种。“春争日,夏争时,小满赶天,芒种赶刻。”芒种突出的就是“忙”字,这是农家一年中时间最忙的时候。田野里一派繁忙,有用机器耕田的,有老农吆喝着牛的,还有一大群人弯着腰插秧的,把田野映衬得格外生动。

“时雨及芒种,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,处处菱歌长。”芒种,尽管忙碌,却无比快乐,那是一种踏实的感觉。芒种种下光芒,岁月一定生香。